

我们的胡伯伯

我們的胡伯伯

我们的胡伯伯

越 外文出版社

72 · 河内

我們的胡伯伯



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越華印刷廠印刷



一九七二年河內第一版

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的話

至今，对于胡志明主席的革命事业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但对于他的生平，则谈到的还不多。一个写传记的作者，不论他的才能有多大，也不能把胡志明主席这样一位丰富多彩、富于吸引力的人物完整地再现出来。因之，我们只好把曾经和胡主席接触过的人所写的回忆录、感想收集起来，汇成越南人民敬爱的胡伯伯的肖像。

本书收有一九六五年本社重版的《胡伯伯》的部分文章、陈民先著的《胡主席革命活动片断》以及从越南报刊筛选的有关文章。

越南外文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十月 于河内

目 次

胡主席革命活动片断	9
故乡和少年时代	90
在苏联会见胡伯伯	120
我和胡伯伯的几次会见	128
在广州和暹罗的日子	164
假事不假	184
在云南	190
从昆明回北坡	204
首届学习班	218
胡伯伯二三事	233
胡志明——越南革命军之父	238
伯伯在新潮	276
跟伯伯一起回国的四十天	283
象过去叫我老三就行啦!	290
在伯伯身旁	294
在越北的路上	304
会见胡伯伯	309
跟着胡伯伯	315
给伯伯开车	325
伯伯给的琴	332
寄给伯伯的信	345



胡主席革命活动片断

很多越南的和外国的新闻记者和作家都想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写一本传记，但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胡志明主席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胡志明主席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站在热烈欢呼的广大群众面前，他庄严地宣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宣言。

第二天，我写信给胡主席，请求他给我一个约会。就在当天晚上，我很荣幸地收到他给我的复信。信是这样写的：

請于明天早上七時半來。

胡志明（簽字）

复信的迅速，信的内容简单和约会时间订在清晨，使我大为惊疑。

九月四日早晨，七时二十五分我到达主席府。刚刚七时三十分，一位青年人来到会客室，有礼貌地对我说：“主席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你。”

胡主席的办公室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一面开着几扇大窗。办公室里放着主席的办公桌，一张床，一个靠着墙壁的小书柜，两张秘书用的小桌子。在壁炉上面，放着一瓶花。这就是办公室的全部摆设，没有其他的装饰品。

胡主席时常穿着一套卡叽制服，脚蹬黑色布鞋。他有着银灰色的头发，阔而高的额头，明亮的眼睛，端正的鼻子，胡须遮住了半咀，脸瘦而灰黑，使人们想起丛林中风霜的折磨和游击战争的艰辛。

在初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好象是一位乡村教师。

我走进办公室，恭谨地向主席敬礼。他起身跟我握手，请我坐在办公桌前面。他先问候我的双亲平安，然后对我说：

“我的兄弟，我能够替你做什么事呢？”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目的。他很注意听我的叙述。我一讲完，他微笑地回答道：

“传记。这是一个好主意。但目前还有其他更紧要的事情。很多同胞在饥饿中。在八十年的奴隶生活里，我国备受摧残，我们要把它重建起来。我们应该去做最迫切的工作！至于我的传记……慢慢再说吧！”

我碰了壁啦。但我並不失望。

后来，我又拟定另外一个计划。

直接的方法，即是说，直接从胡主席本人获得资料是已经失败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明白这些方法是

不能不失败的。一个象我们的主席那样的人，本性是如此谦虚，工作又如此繁忙，哪有时间来对我叙述他的生平呢？

现在，剩下来的只有间接方法了，即是说，询问那些在某一个时期曾经直接或间接地认识胡主席的人物，不论他是越南人或外国人，以获得资料。我往往依靠一些有机会经常接近胡主席的同志。他们偶尔在工作间隙或者走路时，听到胡主席述说自己的活动片断。这种方法是最困难的和需时最长的，但也许还能成功。最后结果证明我这个做法是对的。经过两年的工作后，我终于得到相当的材料来写胡主席的一些故事了。

我应该承认，这本书还缺少许多环节。在胡主席的革命活动生平里，这些环节是不是最重要的呢？我不能够，也相信没有人能够答复这个问题，除开胡主席自己。

胡主席诞生于一八九〇年，越南中部义安省南檀县金莲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副榜，但他的家庭是一个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法国刚侵占越南。越南人民无不仇恨新的统治者。老游击战士们常谈及潘庭逢和黄花探这两位抗法游击战争的领袖。

潘庭逢是第一个起来反抗法帝侵略者的爱国志士。他组织中部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领导他们从事反抗侵略者的艰苦斗争，坚持了三四年。他逝世后，他的名字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

黄花探是北部的一个农民。他领导一些游击战士英

勇地战斗若干年。一九一三年，他在疏忽间被法国的走狗暗杀了。

二十世纪初，为了建筑尧门公路[⊖]，法国鬼子强迫从十八岁到五十岁的农民要服役。由于法国监工的残暴，水土的恶劣和粮食的缺乏，死了很多民伕，生还的也都患病。这加深了我国人民对殖民者的仇恨。

殖民主义的经济入侵，扰乱了本地的经济。民族资产阶级抬不起头。小资产阶级开始破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法国人竭力扶助封建势力及其走狗。贿赂公行。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里。

苛捐杂税，沉重的劳役，强迫饮用法国人专卖的酒，鼓励吸食鸦片……这一切把越南变为一个地狱。

同时期，改良运动已在中国发展，最初有梁启超，其后有孙逸仙博士。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击败了沙皇。

潘周桢开办学堂，秘密传播爱国主义并抨击法国当局。他因此被判死刑，但巴黎的人权保障协会拯救了他。

潘佩珠先到日本，其后又到中国。在国外，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他的诗受到越南人民的秘密传诵。

一九〇七年，中部各省的农民首先起来反抗。他们赤手空拳，没有武器。他们只要求减税。为表示团结起见，他们都剪短发并互称“同胞”。

法国人以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来回答。他们杀死了一

⊖ 通往老撾的战略公路。此路经过胡主席的故乡。

千多个首领和抓了许多嫌疑犯。所有的监狱都挤满了人。凡是藏有中国的报纸或杂志的人，一经查出，都受到严厉的惩罚。

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捕入狱。受人民尊敬的著名学者，竟被斩首示众。

法国人把这场大规模的白色恐怖称为“短发同胞事件”，因为农民们用“同胞”这个词来互相称呼。

这就是胡志明主席十五岁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这位少年很早就体贴同胞的苦难。在这个时期，他已经孕育着驱逐法国人、解放同胞的意志。他开始参加地下活动，担任联络工作。他很钦佩潘庭逢、黄花探、潘周桢和潘佩珠，但不完全赞同他们的做法。

潘周桢只要求法国人实行某种改良，胡志明主席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无异乞怜于强盗。

潘佩珠希望日本人援助来驱逐法国人。这是很危险的，无异于“前门送虎，后门迎狼”。

黄花探则比较现实一点，他直接和法国人斗争。但据说，他的封建气味很浓厚。

胡志明主席看清了自己应走的路。

潘佩珠是他的父叔之辈，想送他和一批青年到日本去，但他不愿去。

他想做什么呢？

西贡的一位知识分子向我叙述：

当我还是沙士劳·罗巴学校的学生的時候，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一个从中部来到西贡的青年。由于年岁相同，

我们立即成为要好的朋友。我带他去法国人开的咖啡店门前看电灯，带他去看电影和自来水。这些东西，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

有一天，我请他吃冰淇淋，他觉得很惊奇，他第一次尝到冰淇淋的味道。

过几天，有一次他突然问我：“黎，你爱不爱我们的国家？”

我感到有些惊讶，答复他说：“当然爱嘛。”

“你能够保守秘密吗？”

“能。”

“我想出门，去看看法国和别的国家。观察他们怎样做之后，再回来帮助我们的同胞。如果单独一个人去，实在有些冒险，例如生病的时候。……你愿意跟我去吗？”

“但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哪来的钱呢？”

他伸出两掌说：“钱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工作，可以做任何工作来生活和旅行。这样，你跟我去吗？”

被他的热情所鼓舞，我肯定地答应了他。

但是在慎重考虑过这场冒险之后，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实践我的诺言。

几天之后，我不再见到我的同伴了。我猜想他已经动身到外国去。他用什么方法去呢？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满腔热血的青年就是阮爱国，就是我们今天的胡主席。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